

守望河界的少年

王帅 著

作家出版社

守望河界的少年

王 帅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守望河界的少年/王帅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6
ISBN 978 - 7 - 5063 - 5399 - 1

I. ①守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6060 号

守望河界的少年

作 者: 王 帅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 星

装帧设计: 刘 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30 千

印张: 5.75

版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399 - 1

定价: 1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《守望河界的少年》写的是一个顽固不化、特立独行的怪才子对自己怀才不遇表现出来的悲愤、茫然以及奋争的心路历程。创作灵感来源于《骆驼祥子》，书中的主人公不完全是作者本人，好比老舍不是个拉车的人一样。

这段话写在即将完稿的时候——这是我的第一本书，序言还是完稿后添上去的，此时我已经很不愿意再修改了。

在自认为已经完整的一本书上，再添字数是任何一个任性的作者都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一直认为，一般来说，小说十万字以上都算不正常，因为天大的事也用不了十万字来细说，市面上那么多的小说都傻厚傻厚的，我觉得很多都没有必要。我最想做的事情并不是尽快将它出版，然后完事大吉，而是要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写在后三本书中——我已构思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一本散文集子，这些构思都是我迫切想要完成的。因为我是一个渴望让别人知道自己思想的人，一个渴望被别人了解的人。

我希望能在以后的书里，讲出我灵魂深处的故事，我想带领想听的人去某个地方遨游。这是一种特殊的力量，是作者成就感的来源。

这是一本关于象棋的小说，讲述的是一位象棋手的故事。
是为序。

引子

我开始讲述了。也许我的讲述有些沉闷，那是因为我对某种残酷的现实痛心疾首，心境难以开朗；也许我的讲述会被某些人认为思想大于形象，那是因为我的确渴望别人了解我的思想，思想要冲出形象的牢笼；也许我讲述的人物的某些语言不大符合其身份，那是因为我的思想在转化为语言的过程中强烈地融入了人物的语言。敬请读者诸君见谅。

当今世界，生活节奏快得要超过地球自转，我希望，诸君能在百忙之中听完我的讲述。我相信，您一定会和我一同发出春雷般的呐喊！

—

我的故事开始于上个世纪末。一个寒冬的傍晚，满世界被沙沙作响的大雪花充斥着，它们像计时漏斗里的流沙，精确地记录着时间的流逝。这是北京海淀区的一条小胡同，在雪地中行进的人们，大抵走起路来很有精神，似乎还感到了暖意。这条不宽不窄的胡同像条单行线，这个时段此处没有老年人和儿童，全部是中年人。为数不多的黄大发和拉达轿车停靠在路边，车轮都被雪没过了一半。

所有人行进的目的地大都一样——前面不远一所小学校，那里被漆白了。此时，校内回荡着长达二十秒的放学铃声，接着是小孩子们发出的欢快声音，他们边欢呼边向校外跑去。家长们在校门口越围越厚，眼神在忙碌地搜索着自己的孩子，找到了就赶快上前牵住，心里也就像放下了一块石头。

中国孩子的童年是极度的无忌和快乐，小孩子走路，往往是蹦着行进。较高年级的，放学后在路边玩雪，有的淘气包儿，把小石子包在雪球里打人，打哭一个即算胜利，倍感趣味横生。雪球像脱离地球引力一样横飞，路边也许会出现一个雪人，不知道里面是否会被埋进真人。小学生陶醉在雪里，完全忽略了被碰撞的可能。

小商贩红着脸满巷子叫卖，一个小青年骑着辆三轮车停下，

车的拖斗三面围上了玻璃，上面贴有“XX烧饼”的字样。小青年裹紧了破薄旧脏的军大衣，黑心棉从一道口子里往外探头，他把手伸到烤烧饼用的炉边取暖。

街面上慢慢地安静了，人一点一点地减少了，此时，从学校里走出一个小不点儿的学生，从外观就可以判断出是一年级的学生，他抬不起头，像是在边走边自谴。他走到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，笔直站着。他背着一个不小的书包，手在背后。这是他家长的指令，每天放学就站在这里等着来接，尽管他知道回家的路。这个小学生循规蹈矩，一动不动，手很快被冻紫了。十分钟过去了，他走动了两步。一年级的学生本来就矮得可怜，他又是班里个子最矮的，上身穿一件小羽绒背心，是红色的，便于被发现。裤子像是灯笼裤，一双棉鞋始终号码偏大。撇着外八字脚，像一个不倒翁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手耷拉着朝后一甩一甩。小孩子长得快，父母怕他在长个子期间老要换大号的衣服，便一步到位给他要了一套大他三号的校服。这校服穿在他身上，怎么看都像

是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。

这个孩子的父母饱受贫穷之苦，他们仅有小学文化程度。他们长年做生意却没发过大财，总是挣扎在生活的边缘。他们想学习但时间不允许了，于是就比其他家长更希望能拥有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——能按照他们的心愿好好上学，以后能有份比较好的工作，工资能稍多一些，再就是离贫苦远些。按他们的心愿，孩子好好上学就是最大的孝顺了，他们不求别的。于是在这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，他们就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字“良子”，一个意思是，他是良家的儿子，另一个意思就是，他是优良的儿子。这名字起得真是太好了。良子从降生就被这样叫，一年以后，他就知道所有喊这两字的，都是在叫他了。

良子从婴儿时对周围的声音就很敏感，敏感得好像什么声音都是在叫他似的。此时，他察看四周，没有人叫他，就继续老老实实地呆着。周围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，小良子的身影也就越发显眼了。

良子的母亲终于来了，她悄悄走到他身后，一边快速又小心地牵住他一只手，一边牵住了他的童心。童真的良子一边随妈妈回家，一边哼起了在课堂上学歌：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……”

母子两人踩上一条新铺的雪路。他们专找雪厚的路走，这样不易打滑。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，留下从学校通往家里的路线。

儿子唱着那首歌，一遍遍地温故。良母听着这感人的歌曲，心里在盘算一家人的生活。良母和良父在北京做小生意，赚小钱——他们冬天卖羽绒服，夏天卖海鲜。良母似乎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太好的母亲，听到这歌声，内心不停地叹气，哀求这孩子别唱了，心也像这雪一样地冰凉。想想这么多年是怎么活过来的——快十年了，他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一直靠租房子住。他们找到哪儿租到哪儿住到哪儿，他们从没有过稳定的工作，更没有社会保障，他们现在回的所谓的家，是窄巷里的一间平房，当然，还是租来的。一扇破败的木门，连锁都没有，上面合页松了，下面合页生锈了，开门都是扳着开的，门不知哪会儿会直接掉下来，跨进家门向前走一步，就是睡觉的地方。

一张桌子摆在床前，这样椅子就省下了。一个煤气灶，摆在院子的窗下，权作厨房。这家就是一室，客厅、卧室、餐厅三合一。加上再也不能省去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勉强构成了半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借用良父的话说，本来你就是以极小概率来世的，所以能活着就好过一切。

房主这种做大生意的人自然看不起良父、良母这种做小生意的，房主似乎不缺良家给的几个房钱，但是必须盯紧良家才不会拖欠。如果换租给一个比他们有钱的，可能就不会再有被拖欠房钱的顾虑了。所以房东总借良家做生意干扰他人生活为由，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挤走。良父、良母每次一感觉房主对他们有成见，就知道又要搬家了。

前几天的一个下午，房主对良父说：“你们可以找更好的地方去生活了，有人想出比你们多一半的价格租这房子。”良父说：“正好，我刚看到一个不错的地方。”他一点也不想示弱。

良父蹲在门前，想起几天前看到的一个广告，那广告能指引他们搬到一个有温馨感的地方。那小广告是贴在马路边一个电线杆上的，上面打印的是极其不精炼的宣传语言：我有一个四合院，里面有七间小房我想外租，有意的朋友可到XX街XX号，联系人田先生，也就是我，您放心，这一片只有我一个人能被称呼田先生。来了就不会失望。欢迎您的前来。良父意识到那就是个好地方，马路广告成了从天而降的福音，他开始在大脑里过滤。还没见到“田先生”，那个田先生已经活在了他的心中。

良父是要去看房子的，因为一处好的房子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。但露宿街头的危机感使他不敢马上去看，他怕这地方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，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。

良父空想了两天。

眼看到中午了。今天下午良子没课。“又在惦记那破房子。该去接孩子了。我都连接两天了，今天你去。”良母看着坐在床上苦苦沉思的良父说。

良父抓起他的羽绒服披上，左边领子立着，右边领子趴着。这是他唯一的羽绒服，是从卖的羽绒服里挑出的一件次品，从那

以后就再也舍不得多挑一件了。洗过一遍之后，不再像以前那么能抵挡寒风了。良父抱紧双臂，以向自己取暖。他身子瘦削，四肢像假肢一样，站着不动都让人担心要散架，寒风吹来他就缩得弓起腰，像秋末没收割的玉米秸。洗不净的西裤配老北京布鞋是他常年的装束，他所有的衣服是两件白衬衫，一件皮夹克和羽绒服，一件手工毛衣，两条夏西裤，一条秋裤，一双布鞋和一双老爷车皮鞋——一年四季的所有衣服就算齐全了。

一路上良父不断猜想那四合院是什么样子，右手两指不断地搓，默数将要付出的人民币。人也在不自主地自言自语。他心如乱麻。地很滑，化了雪，又结上了冰，像穿上溜冰鞋一样。“明天就要换家了，”良父对自己说，“价钱更低，房主更好，房子更大，这不正是我一直寻觅的嘛！”

良父心痒了，走路更快了些。“再差一站地就到学校了，接完孩子今天就换。”良父一念中定下了主意——已经忍不住了。

良父冲进学校，很快注意到了儿子的红色背心。他走上去抓住儿子的手说：“快走，赶快跟我回家，你爸今天中奖了。”

“爸爸真的中奖了？”

良父改说：“虽然没中大奖，但是比中大奖还高兴。”

此言一出，良父自己先承受不住了，好像那即将看到的新家不是普通的平房，而是别墅。牵着儿子的良父越走越快，终于走路不低头了。七岁的小良子在后面跟不上步伐，直喊：“爸爸慢点，爸爸慢点。”父亲回头瞪了一眼良子：“快点！吃屎都赶不上热的。”

良父看到儿子累得气喘吁吁，用手拉着他走，他被拉得几次险些摔跟头。身子矮跨步就小，假如他爹是侏儒，也许能体会

到良子的感受。良父一直在赶“热的”，他停下脚步，呼出一口长长的白气，对小良子说：“累不累？累就歇一会儿吧。”说完忙着掏出手机，拨了半天号没打出去，研究一会儿，拔出天线，手机有信号了。良父拨通了良母的电话，说到家门口来吧，咱们马上去新家看看。良父五十来秒就赶快挂断电话，以免到一分零一秒要交二分钟的钱。汇合后，三人就上路了。他们走到一个丁字路口停下脚步，良父盯着一条窄胡同发了会儿呆：“就是这里，好像就是这里。”

良父的脖颈儿平直而且上仰，眼前几户小平房的后面有一片高出的黑灰色瓦顶，人字斜坡，小瓦一片片顶着正午的阳光。良父心里一阵暖和：“就是这儿！”

“走，赶快进去。”爷俩顺着胡同往里走，到四合院门口盯住四合院门，大门是双扇的，带木轴，门口居然还有俩半截的门墩儿。大门和院墙都是一副破败相，但门前是少有的清洁，青砖墁地，虽有些坑洼，但是能看出主人早晨打扫过。

良父“咚咚咚”敲起院门来。

房主不在。一个比良子模样大一些的男孩子走出来。这孩子叫田庚，是房主的外甥。田庚已在自己屋里躺了半小时，很是迷糊，懒洋洋紧眯着一双难以睁开的小眼儿。敲门声越发显得有耐性，而且更加刺耳。

田庚开了门，见两个人堵在那里，愣愣的像两具人体标本。他只等那两人开口。

良父问：“听说你们这个院子有房可以出租？你家大人呢？”

田庚马上把房主田大舅教的话背一遍：“买饭去了，马上就回来，就在路边新开的小饭馆里。”

田庚的大舅喜欢光顾胡同口那家小饭馆，那饭馆刚开张不到半年，店老板好不容易给它起了个名字“无名餐厅”。几张简易桌椅，菜谱是手抄本，偶见那一次性筷子还没能成功掰开就先折成四截了。这低廉的饭馆是专为平民开的。田庚一路小跑过去，快跑到饭馆前时，饭馆的玻璃门敞开一道缝，田大舅从缝里钻出来，他五十岁出头，右手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有两个饭盒。他朝田庚一路小跑过来，瞪着对称的大圆眼，嘴巴傻傻地咧开，进了院子，见到了要租房子的两个人。田大舅问：“你们要租房？”他应付这种事早已经很熟练了。

“田先生吗？久仰。”良父恭敬之间也显示自己的体面，“我们很看好您的院子，今天直接来租房了，而且我们还把钱都带来了。”他手插进裤兜准备亮钱。

田大舅一笑，从上到下打量着良父一身的穿着，上身是一件仿皮大衣，满是粘接剂的味道，下身穿一条西裤，长度不足以遮住脚踝，皮鞋是假名牌。按田大舅的习惯，遇上稍有钱些的，房价就高一些，反之就暂时低一些，好让穷人感觉租得值，就会一直租下去。良父被盯了两秒，左手还在裤兜里，右脚向右前方跨出一步，一个稍息立在原地，鞋底发出砸地的声音，问：“一共有几间？”田大舅缓缓道：“三个大间，两个小间。”

良父只舍得租一间，正想说“我不是很有钱，只能租一间”，但出于害羞，又害怕田大舅用以前房主的眼光看待他们，所以临时改了语气：“那我肯定要一个大间咯。”说着手一指最里面的房子，很有气势也很谦恭地说：“就这个，这个很不错。”

“好的。等一下，马上你们就能进去。”田大舅回到自己房间去找这房的钥匙。

良父乘机观察这院子：三百多平方米的院子，北屋正房，东西厢房，一共有十几间，南面有一间单独的简易平房，另外，还有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瞎盖起来的、没有门窗的弃屋，这间简易的房子，是由几十年前一毛八分钱一块的红砖砌成的。院内有枣树、柿树、海棠树、香椿树等，门后还有一蓬迎春。虽然还不到春天发芽的节气，但是，这些树的存在，很有回归大自然的感觉——良父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地方，快要陶醉了。

田大舅动作很麻利，到院子里对良父说：“三块钱一天！真的，最低了。”话音刚落，良父的一只手立刻从裤兜里拔出来了，抓着一卷百元大钞，啪地吐口唾沫将它们展开，一共五张，手一颠递给田先生。儿子从父亲身后走到身前，田大舅看了一眼小良子：“他是你家孩子？”

“是的。你管他叫良子就行。他有点傻。”良父谦卑地介绍自己的儿子。

田大舅听了，觉得这家人有些怪。

“良子就是好儿子的意思吧。”田大舅一边往好听了说，一边琢磨“他有点傻”这句话究竟暗藏着什么，同时给良家开门。这时良母也走过来了，田大舅和良家三人一起跨进空房，打开窗户将积蓄已久的尘土味道放出去，然后重申一遍：“大间就是带隔断的间，一个月九十。有事您就找我，我先去了，老板。”田大舅称呼良父“老板”。“老板”良父不禁窃喜，这间房子好像一下大了不少。

良父环视屋内，除了几张蜘蛛网和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外面的世界通亮，但这屋子在开窗的情况下依然不亮堂。良父、良母在屋里发呆了好久，小良子站在他们身后。不知过了几分钟，外界分给他们一点不易觉察的光亮，使他们的发

呆有了成果。良母将目光转向还在发呆的良父，缓缓说：“快去拉东西吧。”

良父说：“我今天要打辆面的。面的拉东西最多了，一块钱一公里，但起价是十块钱。所以我先兜两圈，绕这附近转一转。等计价器快蹦字了，我就让他往家开。”良父重新上路，嘴里嘟哝，活像念咒，念累了突然想起，旧家有三个席梦思床垫子，本来应该买一张双人的，一张单人的，但双人的无法运输，所以只好用两张单人的拼，第三张给良子用。面的是装不下的，只能绑在车顶上。

良父招手拦下一辆面的，目测一下车长，感觉不太好，犹豫几秒后摆摆手，示意让司机开走。引来司机的臭骂：“讨厌！你指挥交通呢？”司机骂一句不过瘾，越骂越来神。正当良父心情低落时，耳后响起了大马力发动机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一辆冒着黑烟的平板三轮车朝他驶来。

骑三轮的是个废品贩，废品贩们对蹬车已经感到厌烦，都装上了发动机，可以当摩托车用了。良父以打车的手势向它招手，让三轮车停下，说要拉床垫子。废品贩表示他的车脏，拉床垫子恐怕不行。良父说无所谓，费了好大工夫，将价钱从十块讲到了八块，到了旧家把床垫子一张一张搬到板车上，废品贩说：“别再放了，再放这车要仰过去了。”

废品贩全身竭力控制车子，苦于自己连“真累”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，良父倒是说：“你坚持一下吧。你要懂得，钱是没有好挣的。”说罢准备上车，坐在床垫子上面。还未坐上，差点人仰车翻。良父只好说：“我没地方坐了，你就开吧，我在后面跑，跟着你的车。”

三轮车接到命令，轰鸣起来。良父跑在后面喊：“你开慢

点，你开慢点好吗？”

“没事。我开车都多少年了，没出过事。凭我这技术，再开快点都可以。”良父 上一口气来说：“我是说，我跟不上你的速度。”废品贩恍然大悟，熄灭发动机用脚蹬车，使车速和走路差不多。良父与车并排前行，问：“兄弟，你有小孩吗？”废品贩一下把这辈子的气都叹出来了：“哎呀没有啊！哪养得起孩子，能把自己养活就满足了。”良父找到了知音，感慨道：“那你家不就断子绝孙了吗？”

废品贩一脸悲怆：“一个人奔波大半辈子还是这样子，我就羡慕你，养了孩子，到时候你一定要让他考个好大学，不上大学什么出路都没有，我这说的是大实话。你不听我的，就要断子绝孙。”废品贩诅咒着良家，良父听着这咒语，却满眼钦佩地看着废品贩说：“真没看出来，大哥这么有思想有学问。俗话说得好，真人不露相。”

良父的话音儿和内心一起颤抖：“我家孩子上一年级了，教育起来有些吃力，整天学的全是一二三四，连ABCD都不会。”废品贩每蹬一下车，身子的重心都要换一次，勾起良父的怜悯心：

“点火吧，看你挺吃力的。”

“告诉你，我这车，一起速就是十公里。我一段一段地开，到前面等你。”三轮车一段一段地朝前拱，又多出几次重新点火的声音。良父虽对废品贩有些敬重，但怕废品贩载着床垫子逃跑，于是说：“下车推着走吧，既锻炼下肢，又锻炼上肢。我家马上就到了。”

到新家之后，良父慌忙结了八元账，推开街门让门撞一下墙，以造声势。“床垫子！床垫子来了！”良母怀疑自己得了幻听，感叹速度之快。扭过头一看，见“司机”和良父抬着床垫子

向院里蠕动。剩下两个垫子架在车座上。“先不要躺，等把土擦干净了再说。”良父道。不到三分钟，三张半尺多厚的床垫子扔在了良子家，里屋两张，外屋一张。随着“嘭，嘭，嘭”三声响，新家成立了。

“好了吧。”良父瘫坐在床垫上，“别说话，我要静一会儿。”一家三口在这里开始沉寂。良父将自己的心沉了下来，静静地回忆，他们是如何在北京定居的，他们是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方，今天是怎么来到的。

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天大的梦想，为了儿子良子能够长见识，能够上北京的大学，将来，儿子在北京落地生根！良家的儿子再不是落后的乡下人！

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河北沧州人，户口本上的籍贯写的就是“河北沧州”。他们早就打算去美丽的首都，且期盼有一天翻开户口本的时候，里面能出现“北京”俩字。

良父瞪着与他一家三口近在咫尺却又不搭界的窗外，心里感慨万千：我在沧州的时候就知道，北京不是什么人都能适应的，那里物价很高。但哪怕再困难我也要在北京混，闯荡几年，在大城市做生意。于是我就带着一家杀过来了，由此开始了比想象艰难百倍的生活。不断换房子，勉强过着一波三折的生活。我来北京之后，北京人都以很奇怪的眼光看待我们，像我们得罪了北京人一样。他们看不起我们是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们是沧州的DNA？我想实现的事情，就是靠实际行动告诉北京人，我们沧州人比北京人强。可我靠什么证明这些？离这个目标有多远？又有谁会关注我们的进步？我不知道。北京人把我们当成没有思想的痴呆儿，猪一样地过了半辈子却无所事事的流浪人。我们下半辈子该如何度过呢？我该怎么扭转呢？

“嘿，愣什么呢！”良母突然说，“再去搬一趟。”

“哎哟，吓我一跳。我正在想一件事情。好了我知道了，我去搬。”良父像是从梦里被惊醒，慢慢站起来说，“不要催我。求你不要催我。”

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“今天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，这么好的一个大院子让我这辈子都不想离开！家搬得也很利索。我来之前就感觉这里是个好地方，就连这院子模样都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我就说啊，人要是顺的话怎么着都顺。”良父对良母说。良母听了，什么都没说。

良父向田大舅借了一个大麻袋，手掂麻袋踏上去旧家的路。上趟是拉床垫子，这趟是将旧家的所有零散物品用麻袋兜到新家来。进了旧家，良父见旧房主在平房里洗菜，他瞪了旧房主一眼说：“我们走了，不住了。还剩几天的房钱，知道你肯定不退，我们也不要了，就当压岁钱送给你们。”旧房主骂了他几句，看着他忍气吞声进旧屋收拾东西。旧房主家的狗也莫名其妙地盯着良父看，似乎它也开始看良父不顺眼了。除了床垫子之外，这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张小桌上和屋门口。因为良子父母在外面一忙就是一天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只要有床能睡觉就可以了，连桌椅都没有必要存在。